

中國遊記選



亞細亞書局印行

南京的顏面

荊有麟

到南京，差不多有五年之久了，但自己對南京的理解程度，却很少，這自然是南京的偉大處，同時也是自己的渺小；否則，那樣長久的時間了，爲什麼還不認識南京呢？自己於慚愧之餘，便不能不努力訪問一番，——雖然所得到的，也還只是南京的顏面。

假如你是坐了京滬車或津浦車，甚或由漢口坐了輪船也一樣，反正一走出南京的車站或碼頭，便有幾十個以至幾百個衣服爛污，形狀奇怪的青年男子，將你團團圍住。不要說搶奪你的行李，拉扯你的衣袖，自然使你胆寒；就是將你包圍時那來勢之猛，氣焰之盛，除非你有張飛（註一）之聲或武松（註二）之拳，喊一聲，打一拳，能殺開出路來，否則，你想「退避三舍」也不會自由呵！

只要你不是弱不勝衣的千金小姐，你儘可恩威並用的拿出一點手段，保護你的行李與衣衫，這一關大概總可敷衍過去；有時遺失一兩件零星包裹，那是出門人的應有損失，你

只能自認倒霉，誰教你生在這禮義之邦的中國呢？於是你坐上車子趕快離開下關向城裏跑，但是呀，要不是什麼機關裏的長或員，有官銜片子的話，那你是得弄一個徽章掛在胸前，以表示你也會經作過官，或者在旁的地方作過官，那你就可安安穩穩的進了城；否則，你的行李，是得一件一件放在地下給軍警們翻看——那怕是風天與雨天。

一進城，你切不要吃驚，廣曠的荒野，橫在你眼前；極臭的大糞味兒，會從路旁的菜園裏走向你的週圍。你以為你是到了深山僻鄉麼？不，紅紅綠綠的洋房，也慢慢會跨過你的眼簾，跑向後邊去，平坦的柏油馬路，也會一段一段將你載至目的地。這樣，你腦筋中，回憶着往古，吟味着現代，你慢慢地，慢慢地走進了旅社。

住旅社，第一個難題，就是找保：那怕你是從外蒙古或者川邊來，保人總是非找不可的。你要在南京沒有熟人而又聰明的話，你隨便寫一個在某機關作事人的名字，旅社絕不會派人去調查的，但你却千萬不能說你沒熟人，找不到保，那警察就會立刻找你打麻煩，認你是旁的地方的逃犯，或者是負有秘密使命來京圖謀不軌，不是被關進監獄，便是受立刻出

境的處分，這就是保人的用處。

保人是填寫了，住在南京的旅社裏了，倘若是冬天，你買點炭烘烘火，這是不成問題的；充其量，茶房不過揩你的油或者代你少買一點。但要是夏天呢，那你就得更大方，預備把血肉都不要放在心裏；因為南京旅社裏，有一種「南京虫」（註三），是專門吃人的，無論是桌子上，椅子上，都是牠們的勢力圈。床上，地板上，那更是牠們的發源地，你要是不大量，休想在南京過一天安然的生活，因為走遍南京的旅社，沒有一家不是「南京虫」的勢力範圍。

住的問題，暫時好過，吃的問題，却不容你馬糊。比如：南京人淘米，洗菜，是與刷馬桶，洗衣裳都在一個死池塘裏，你說你嫌不衛生，不吃罷，人家南京人多年了就是那樣過活的，你一個外江佬（註四），當然不配改革人家的習慣，無法，你只能拿你自己的生命作兒戲，馬馬糊糊的吃下去。但這吃，也很不容易：飯館是貴得和珠寶店一樣，教你望而生畏；其餘，就是臨街的小飯鋪，人家將食物蔬菜，一律都放在大街上，讓風土掃蕩，有時當然也會有什麼蒼蠅蚊蟲之類先嚐味，這種飯食，倒是便宜些，你去吧，進了那種地方，你可不要嘔吐才好。

你若閒着沒事，不妨到街上逛逛，每一座洋房的旁邊或附近，好像是規定似的，總有一些茅草屋。洋房裏的主人翁，出入是汽車，不用說，很闊氣了；而他的芳隣，却不是拉車的，就是種菜或者作小生意。以我想：大概十個茅草屋人家的一月勞動，不能夠一座洋房內的主人的一日夜開銷，因為很有些洋房內弄「中」「發」「白」，往往幾小時的輸贏，就在幾百元以至幾千元以上呢。

坐在房裏沒事，看看報紙罷。南京報紙也不少，新聞自然是千篇一律，連編輯的形式，好像都不敢有所獨創，一惟墨守舊法；至副刊報屁股之類，則更是奇怪，多是，以低級趣味為主，登些似新非新，似舊非舊的莫名其妙的文章，鬧得在南京長住的人，反都去訂閱上海或者天津北平的報紙。據說：南京報紙，現在沒有銷到兩萬份以上的，雖然南京人口是有六十五萬二千九百四十八人。

報紙不好看，我們看看雜誌罷。說也可憐，南京雜誌，本就少，然而，少之中，能維持到一年以上的，還沒有幾個，多半都是「曇花一現」，就夭折了的，鬧得想看雜誌的，還是得搜尋上

海北平一帶的出版物。

於是乎再找找圖書館，這更可憐，夫子廟民教館圖書館，已經就覺得笑話了，但公開的圖書館，據說這還是第一家呢。我不懂，南京有人花錢辦電影院，開大飯店，卻沒有人花錢建築圖書館。南京人肚子裏都需要些什麼東西，是很了然了。

南京既不容我們當書呆子，我們也落得玩一下。可是，天哪！你想着三天三夜，在南京都想不到玩的地方同方法。夫子廟一帶的女子清唱，那是只能供給另一目的的人去遊玩；大世界，民業公司的舊戲，根本就不成東西；至於幾家電影院，都互爭着演什麼啼笑姻緣，梅花歌舞團，自然也引不起看的興趣。另外，不是就沒地方了嗎？我們當然不能如有些學生一樣，坐在女子理髮館同女技師打哈哈，那麼，再作什麼？

可是，南京究竟是革過命的「首都」，特點自然還很多。比如馬路上的乞丐之多，夫子廟的擺卦攤之多，茶館裏提鳥籠之多，街道上的垃圾之多，在在都足以表示南京之偉大；而況還有機關裏的汽車，裏邊坐着花枝招展的女郎，馳騁於中山路上，那氣派，更是十足的威

嚴，教一個初到南京的人看了，一定覺得「首都」女權之發展，機關裏的要人，全都是女子，豈不慙歎？

不過，話又說回來了，南京因為太偉大了，所以樣樣就都偉大：像傭工介紹所，全市就有七十四處，而此七十四，每天上午，你去在街上跑，家家都是坐得滿滿的，由五六個，以至三十個不等。南京找事人之多，亦可看見一般。但這些，還是只想作傭工，像那些想在南京候補的，恐怕至少也有兩三萬，因為南京旅館業之多，是很驚人的；而這些旅館業，又靠的是候補官吏以謀生的，其人數，當然很可觀了。於是乎，雖在辦公時間，南京馬路上，總蕩滿了閒人。

在旅社住厭了，自然想找房子住，但這卻比登天還難，你跑上三天兩天，有時是連房子的影兒都看不到，偶而碰巧找到了，行租呀，押租呀，舖保呀，還得你是有家眷，否則，房東們是都不歡喜光棍的。

住家了，以為該安安寧寧過幾天日子，但是不然，警察來調查了，登記了，挑水的，倒馬子的，送煤的，電燈公司的，隨時都有與你打交涉的可能，即使你有錢，幾句應酬的閒話，也得要

說啊！

晚飯後，是被人稱為散步的時間的，但在南京，除非你自己家裏有花園，旁的地方，是不容你散步的。公園，是老遠的處在城內或城偏角，馬路是沒有人行道，那麼，想散步的，只能在房裏打轉了。不然，你就跑到街上，同汽車洋車馬車競爭去！可是，性命交關。

有幾家電料行與大商店，都在門口安着廣播電台的播音筒，以招徠顧客，這自然是很進步的廣告了。但在街上聽播音的，卻大抵是沒有錢買東西的行人；而真要買東西的人，倒反往往因了門口人太多，走向別家去了，這才叫得不償失。

南京最熱鬧的地方，莫過於茶館，——尤其在早晨，幾乎各家茶館，都是擠得滿滿的，有的論時局，有的談物價，還有的，是專門計劃一切陰謀，所以茶館客人的打架，是日必數起。若要問起原由來，除過金錢女人外，往往很有些半文不值的，如兩個爭論曹操的兵，到底是八十三萬，還是一百一十一萬，也會憑空吵起打起的。

一個鄰人的老太婆死了，她的兒子，因為手裏還有幾文錢，便在家大做水陸道場，請了

二三十和尚，在家誦經，爲他老太太贖罪，整整作了四十九天，鬧得我們作鄰居的人都不能睡安穩覺。

南京城內的交通，有火車，有公共汽車，有野鷄汽車，有馬車，有洋車，但在南京的人，沒有一個人不感到南京交通的不方便。這大約就是所謂交通不通吧？

註釋：

(註一) 張飛，字翼德，三國蜀將。少與關羽俱事劉先主。先主當陽之敗，飛以二十騎立長坂坡拒之，舉矛一呼，敵不敢近。魏將程昱等稱之爲萬人敵。後爲其帳下將所害。封西鄉侯，卒諡桓，故世亦稱之爲張桓侯。

(註二) 武松，水滸傳中之英雄，嘗於景陽崗上以赤手空拳將猛虎擊斃。

(註三) 日本人稱臭蟲曰「南京蟲」。

(註四) 外江佬，謂異鄉人也。

南京印象

曹聚仁

我快近十二年沒到南京了，早就有人告訴我：「你會不認識南京呢！」我報以微笑。我想：「小別十年，就會不認識，那還成其爲中國嗎？」果然，前回在南京，車輪在水潭裏滾，車夫在水花裏試足，一脚一脚地蹣着；別來無恙，這回在南京，依然車輪在水潭裏滾，車夫像漁翁捉魚一樣在水花裏試足。車進和平門，一片平蕪，危城雉堞隱約於坡坨起伏間；我深深嘯一口氣：「南京姑娘，我是認識你的！」

一條又寬又長的馬路，一直伸了過去，行人指點我：「這是中山路，在路的盡頭，便是孫中山先生的墳墓。」

中山大路上有成千成萬的人在往來；那坐在汽車裏的，搖着紙扇弓着背斜在車墊上，衛士掛着木壳槍站在踏腳上，沿途崗警向他致敬；我在中山大路上看見這個破舊馬車，吉訶德（註一）式的羸馬，一歪一歪地拖着；那車廂裏坐着的，弓着背搖着紙扇，坐在人力車上

的，弓着背，搖着紙扇，看車夫喘着氣一步一步往前拉。在大路上走的，弓着背，搖着紙扇，皺了眉頭在張鐵口星相處呆了一回，又弓着背搖着紙扇向前走。我在中山大路上看見這個。中山大路上有成千成萬的人走着，他們都走向孫中山先生的墳墓。

金陵（註二）古稱龍蟠虎踞之地。據衛士說，如今地氣轉動，龍頭不在南京，南京只有一條龍尾巴。又有人說：龍腳爪在上海，那一定是齊東野人之言。（註三）南京人傳言：「今年冬天，真龍下凡，上應天象，將有真命天子登基。」這也是齊東野人之言。

進城時，城門口得有一番手續，傾囊倒篋，檢查得非常細密。我看見有人遞了一張名片，就自由通過了；也有揚長走過，不必遞名片的。南京住着這樣三種人：一種不必遞名片的，一種是有名片可遞的。還有一種是無名片可遞，有勞細密檢查的。

進城不遠，就可看見許多宮殿式的建築，有的還正在建築。不必遞名片的，據說住在這宮殿裏面。高樓門一帶，錯落的別墅散在那邊，這大概都是有名片可遞的。金陵王者之都，宮殿式的建築，看起來頗為相稱；只那些淹沒在水潭裏的茅屋，點綴其間，「太不雅觀！」

秦淮河默默然躺在那裏。六朝居的干絲漲了價了，拌上了鷄絲，顯得格外油膩。歌女的珠喉，夾着臺下的叫好聲，夾着燦爛的徽章，南京姑娘已經很摩登了！「埃及紅」的彩色電光代替了月兒，映入秦淮微波中，秦淮河也摩登了。

南京蟲越來越多，越吃越胖了！

一條又寬又長的大路，從這條大路走向孫中山先生的墳墓。

唉！南京的基督！（註四）

註釋：

（註一）吉訶德爲文藝復興時代西班牙小說家西萬提斯（Servantes）所著吉訶德先生（Don Quixote）之主人公，本爲一善良之農民，平生愛讀中世紀之騎士小說，遂欲爲武士，周遊天下，以雪人間不平事。年五十，遂騎羸馬携僕，不別家人而去。但出發後無一不遭遇失敗，終因鬥牛受傷而死。

（註二）戰國楚有金陵邑，在今江蘇句容縣北，東晉謂之金城，爲南鄉瑯琊郡治，後徙白下，卽今之南京。五代楊吳時建爲金陵府，故南京有金陵之稱。

(註三)齊東野人之言，謂鄙俚不足信也。語出孟子。

(註四)南京的基督本爲現代日本小說家芥川龍之介之短篇小說，此處係借以爲喻。讀者可參看芥川龍之介集。

介集。

首都名勝

馬元烈

南京爲吾國首都。襟江帶淮，盤龍踞虎，形勝爲全國冠。予曾三度過此，行色匆匆，未獲遂臨觀之快；今以襄戎幕來駐此邦，卜居既定，駕言出遊，十日之期，名勝涉足幾遍，爰就所聞見者筆之。

秦淮爲古佳麗地，風流韻事，千古艷稱。盈盈此水，遂爲遊南京者第一注目之地。故予亦於到京之翌日首先往遊。以其所經流之形勢觀之，環於城之南部，適成一凸字形。而往昔之舊院與今日之妓寮，及遊艇之所可經行，河房之稍稱雅致者，則咸在此凸字左偏一曲之兩

岸，卽武定復成兩橋之間。故秦淮雖艷著人寰，而究其實際之足遊觀者，不過祇此而已。

夫子廟號稱爲首都遊戲雜技薈萃之地，在歷史上雖不能與莫愁雨花諸勝爭一席地，而在今日，則爲游樂之中心。首都人士，人人知之，人人趨之；旅京及游京之人，亦莫不人人知之，人人趨之；居京者以夫子廟導初來之客；去京者以夫子廟詔未來之人。人人旣以夫子廟三字爲言，於是夫子廟遂儼然爲南京今日唯一無二之勝地。吾震於夫子廟之名久，今幸有遊之之機，乃於游秦淮之便，一瞻此夫子廟。

吾始聞夫子廟之名，以爲此夫子廟者，必若天津之天花宮，南昌之萬壽宮，以廟爲商場，權作遊人嬉游聚樂之地耳。今至其地，乃知不然。蓋夫子廟之本身，實荒蕪零落，無人涉足其宇；凡人之所謂夫子廟者，實指廟之前若左右一帶而言，與廟實無關係。

與夫子廟平列而位其東，只隔一巷者，爲貢院。在昔科舉時代，江南人文之盛，甲於全國，而貢院則所由出也。自科舉停，貢院亦隨之廢；今則垣頽宇敗，已日就殘圯矣。

其前有空場，爲遊戲雜技麇集之區，有變戲法者；有拉西洋景者；有舞刀弄棍賣藝者；有

雞集穿山甲、豪豬、大蛇之類，炫以爲奇觀者，並有支木爲小臺，粉墨登場唱漢調者。雖均無可取，而遊人擁擠，較夫子廟前尤爲熱鬧。

由貢院東行，至利涉橋之迤北，有巷西向，卽桃葉渡口也。地當青溪入淮之口。巷中橫小木坊，題墨書「古桃葉渡」四字，剝蝕幾不能識。其地本爲南朝艷跡，今乃淪爲水道，爲一般赤足力夫挑取河水之所，汗穢泥濘，幾令人望而不敢卽。若非立意尋求，卽不能得其所，蓋爲人忽視久矣。

烏衣巷爲王謝（註一）故居，有聲簡冊，與桃葉渡同爲詩人喜賦之資料，故吾亦慕名尋訪。地卽在文德橋之南不甚遠，除巷口有「古烏衣巷」四字之小牌外，他乃一無所有，遂廢然返。

雨花臺在聚寶門外，俗名聚寶山，相傳梁武帝時，有雲光法師坐山巔說法，感天雨寶花，唐盧襄因名之曰雨花臺。予偕友乘車往，出南門（卽聚寶門）經長千里，至山之西北隅下車。拾級而登，有門西向。有小石額，鐫「雨花臺」三字。入門，路北有方公祠、卓公祠、節孝祠等。

門均扁不得入。聞昔之木末亭，即在其次，今已廢不可尋矣。再進，當其前者爲第二泉茶社。越屋卽見泉眼二，平列於院內，卽而望之，水去地面可三尺，掬飲之，味甘而柔。泉之東有小閣，據地較高，可以凭窻遠眺。於此淪茗稍息，乃復出。對面爲永寧寺，故泉又名永寧泉。由此東行，路南爲高座寺，在晉永嘉中原名甘露寺，西竺（註二）僧尸黎密來中國，爲王導（註三）所敬，因號所居爲高座寺，此其故址也。寺之東南方有崗隆起，砲臺踞其巔，蓋雨花臺爲城南屏幃，地勢頗高，登其上卽可俯瞰全城，爲歷來攻南京者之所必趨。近世如洪楊之役，（註四）光復之役，皆出全力爭之。與鍾山巔之天保城，同爲首都要害，故不得不設戍守也。折而北由永寧泉之背陟崗，全崗盡爲大小石子積成，頗滑足難行；見人之以錘掘擇石子甚多，卽艷稱於世之雨花石子之所由出也。造巔北望，全城如在衽下；鍾山矗於東，大江流其北，久爲形勝之地，宜兵家所必爭也。崗之陰有墓隆起，爲明方正學（註五）先生瘞骨之所。墓西向，樹短碣，爲同治五年重修時所立。由此轉向西南，逾崗，循原路歸。

南京雖自古爲帝王都，而歷朝宮闕，除明故宮尙略有遺跡，餘均蕩然無存。宮在城之東

南隅，明太祖定鼎後所築之新宮也。現京人仍稱之曰皇城；苟以明故宮之名而問途於人，每瞠目不知所對也。吾於謁孝陵之便，順道往游。乘車而往，由大行宮街而東，過天津橋，橋居竺橋復成橋之間，其下卽珍珠河青溪支流諸水往匯於淮者也。過橋，當其衝者爲西華門，城垣旣已無存，城樓亦復圯廢，今日所存，只一方形之臺，下穴穹窿三門而已。入門除瓦礫載途，惟禾稼與蔓草雜植於內。再進又有方形之門基，是爲西長安門，兩旁尙有參差兀立者，斷若續之甃灰土埂，則禁城故跡也。過此略斜向南，又有南向之門，亦只剩門基。門凡五洞，昔日之午門也。門內偏東有高牆矗立，據聞係昔日冷宮，專制之餘威，猶令人見之興感。門南直向洪武門，門北則五龍橋在焉。平列石橋五，尙未大殘敗。聞此係內五龍橋，尙有外五龍橋，則在午門之南，因非便道，故未往觀。

故宮游畢，出東安門，步向朝陽門，將以往謁孝陵也。途中見東北城垣之下，有喬木兩株，夾屋而植，聞卽荆公（註六）半山寺遺址，以不得其路未往。

孝陵在朝陽門外，鍾山之陽，所謂獨龍阜也。朝陽門爲南京之東門，門外尙有甕城，城樓